



张怡微

试 验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087

试验

张怡微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试验/张怡微著. —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4.8

(海豚书馆)

ISBN 978-7-5110-2226-4

I. ①试…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1855号

书 名: 试 验
作 者: 张怡微

责任编辑: 郝付云 张 镛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开(787毫米×1092毫米)

印 张: 3.875

字 数: 50千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226-4

定 价: 17.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试 验 (1)

春丽的夏 (75)

试 验

一

侯心萍已经很久都没有试过晚起，总是天不亮就醒。醒来的第一个刹那，耳畔都是嗡嗡的市声，人声、钟声、铃声、大轮盘轧过水门汀的蛮力声，像来回摩挲浅滩的浪，翻腾着冰冷的呼吸。她惯性地催促自己赶紧清醒，起身为要上班的父亲煮早餐。猛地一掀被褥，身上却尽漫着迫人的凛冽。膝盖骨的风痛终于让她恢复清醒的意识。早不是当年的时地了，记忆却偏还守着童年的欢意。其实应该牵记的事情那么多，人生的重心早就换了宏旨，可

恹恹醺醺的晨影却令人恍惚。她心里养着“旧”，护着“旧”，总要在脆弱时拿出“旧”里的温暖来心酸一下，觉得自己还是越不过新旧交接，像小时候跳橡皮筋时轻轻一绊，失败了。

上海的冬天，让人十分容易就回想到失意的青春里，蓬勃的热望被寒意扑灭的几个遥远的瞬间。这种幻觉像骤然见到枯枝败叶中静静穿插着一枝哀艳的腊梅，假得那么动人，又冻得那么真切。即使是关于冬天的确切记忆，那个会在地上结满冰柱的上海，已是被认定不复再来的旧景。天气不由分说地变暖以后，心里骤然想起旧年寒意来，居然也能充满了丰沛的感情。

心萍还在心里暗自害怕，一旦起床晚了一点，父亲就索性不吃早饭了。银行里做事的人，钟点都掐得很精准，半点由不得自己，六亲不认的原则中夹着一点近乎性感的薄情。因为，到岗时间一旦晚过开市，金饭碗就没有了。父亲在这一方面严于律己，虽然他总的来说并不算是个严于律己的人。他颇有计划地将业余生活中所有的松懈，都用来偿付

机械化的体面工作所带来的紧张感。一旦下班，就凿骨喷髓涣散了去，像散了场的皮影，精神气也打烊，灰不溜秋，满身月色。

这种将上班下班活成两种天地的在世本领，心萍是一辈子也没有学会。她里里外外就是一个人，坦荡的外表之下掩饰着脆弱的内心。年轻时觉得自己好可怜，把可怜存在银行里，老来竟连利息都超过了本金，变成一大笔可观的“可怜”，像措手不及的横财。快要对世界做告别的时候，才懂得什么叫花不完。

人原要到七十岁，站在生命的制高点回望过去的时光，才粗略懂得童年记忆中长辈们说起过的遥远箴言。心萍一眼看到的，居然还是解放前父亲在同孚路当中级职员的那些称心岁月。父亲穿着西服，毛孔中都向外渗着洋墨水，沉默中带着典雅的迷雾。在日本人来以前，他都像个标志的新派人。那段日子上海很困难，外部世界风雨飘摇，日常生活里反倒更添了近乎无情的安稳。父亲甚至隔三差五淘来旧家具，沉甸甸地添置在家里，问家人好不

好看，姆妈笑他：“兵荒马乱还买家具，依拎不清啊。”却没有真怪他的意思，但要过生活，里子和面子毕竟不同。就是大观园盛景，各式人脸都在街头跑马灯，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却又总觉得眼下的平安并不可靠。

哪怕是战时，父亲每个月都要带心萍和姆妈去华懋饭店吃一次牛排、罗宋汤，每年还要带她们去住一次大饭店。他们住的房子是租来的，手头从来没有过大钱，但父亲身体力行倡导着醉生梦死、享乐至上的生活准则。他在家煮红茶喝咖啡，在炉子上“噗噗噗”的火焰声里，他用小夹子加方糖，伺候自己像个周到的侍应生。姆妈总归笑他娘娘腔。其实他并不娘，就是活得精细，有时候看起来会像个笑话。

那个爱穿背带西装的习惯，父亲在兵荒马乱的几年还撑了一阵，挨到新时代初，沪上街头还是穿什么的都有。长袍马褂、西装领带、土布衣、棉旗袍、对襟衣、军装、列宁装……父亲特为选了西装领带，显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坚持，一点也没有意

识到这是一桩危险的事。与此相匹配的是，他也欢喜女人打扮成有教养的模样，头发要梳好、衣裳要各有功用、季节替换要及时、腰要细、腿要直……胜过看起来朴素贤良。心萍后来一辈子都没过上父亲当年的生活标准，也没能成为父亲喜欢的那种女性。她只是猜，自己是个不太合格的旧家女儿，可惜太多事都来不及追认。自己连头发都快掉光的时候，想到双亲过世前都还是记忆中年轻时候的模样，这就有了一种错觉，心萍隐隐觉得，自己是比父母还要风霜一些、衰败一些的。于是想念他们，就像看着后辈冻龄在凝固的时间，心怀里横生出慈爱、包容来。别有一番滋味。

父亲一辈子都是标准的小资，骨子里一点也不追随进步，也害怕进步。这是生相，后天很难改变，有时也没有什么高级的理想在坚持。这就像他仿佛天生就会对太太说好听的话，同时却又懒惰、胆小、沮丧。他欢喜过的女人都要忍耐他的噱头和无能，但总体上，父亲并不讨人厌，甚至还活得有那么一点惹人艳羡。街坊邻居都轻飘飘夸他“山

青水绿”、“体面有风度”，即使女儿年纪那么大了，他还是那么在意自己在外人眼里的“清爽”与“挺括”。就好像，那些搅拌在脚踏车铃声里的赞美，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所在。

姆妈尚在时，自然也要替父亲吸收这些寒暄。不仅清晨里、黄昏里、倒马桶时，甚至夜里尿尿都要经得起冷不防被人突然恭维一番。面子上始终过得去，夫妇间的细微忍耐就要容易些。心萍有时候甚至觉得，父亲就是为了那些清晨里的表扬声才准时上班的，他生怕错过了什么似的，暗暗在意着自己的公众形象。然而人活在虚荣里，总比活在挫败里要开心、要积极。心萍姆妈虽然死得早，却也不亏人间什么甜美的情意。该有的，她都有过了。该享的福，她都和爱人享过。人生走得急，也不代表痛苦就多。长短人生里各有福祉，心萍不算太心疼母亲。

从小到大，心萍一直以为自己会嫁给和父亲相似的男人，因为她觉得父亲的缺点她都能忍受，父亲的优点她都欢喜，关于这一点，她甚至有些羡慕

自己的母亲，也羡慕继母——没想到却嫁给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景况，像早早架好的画布，尺寸都有了规定，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了。年轻的时候，心萍妒忌那些可以在人生里自由发挥的人。后来见的人多了，才晓得看起来无法无天的人，命运的画布其实也不见得比她更宽阔。

※

记忆中的父亲，其实从来都没有为了早饭这种小事而责怪过心萍，因为心萍从来没有一次忘记过起床，那是她唯一有分为父亲做的事。何况父亲本来也不会责怪心萍，他喜欢这个女儿。或者说，他喜欢女性，和由自己亲手所创造的一切。关于这些，心萍从少女时期就看懂了。她平静、本分、简单，只是看起来罢了，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狡黠。少女时期，她不断地偷看父亲，或用灵敏的耳朵，听父亲回家的自行车轮声。她要最先知道父亲的去来，最先知道父亲的偏好，关于父亲的事，她桩桩

想要做第一名。只可惜父亲过辈以后，她一辈子都没用上几次天赋的小聪明，也浪费了青春里的好胜心。工作上不允许，医院里最怕医生运用小聪明，婚姻里也没有舞台，她的好胜心独孤求败。于是所有的、女性的禀赋，如昙花一现，只能草草收市。压制得越久，就越不安。唯有惊慌的暗潮，像马不停蹄的梦魇，不断在心萍半生以来的每一个清晨重复上演。

直到如今，心萍其实早就活过父亲过世的年纪，都忘不掉那些遥远的灵犀。带着稀薄的思念、渴望，日复一日。尤其这些年，她心里骤然增添了干枯的裂痕，回忆如入夜的惊涛骇浪，又如晨曦后伪装的安宁。外部的冷暖，衰弱的身心，已经没有粉饰的能力覆盖周全。动不动就吹进一丝杂念，惊扰了多年来因忙碌人生而建立起来的小小平安。

虽说已经到了做奶奶的年纪，心萍却依旧保持着心里的晨雾，朦朦胧胧，像一个没有恋爱过的人。也许正是因为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奶奶，才保有了一份独特的任性。在这样的清晨里，当世

界还在沉睡，她若舀上一勺蟹糊里的膏黄，淋了醋、撒了砂糖，偷偷抿在嘴里时，就会暂时忘记那些沉重的哀愁。心萍觉得，自己到底还是有和父亲相像的地方，再苦闷都要偷着乐的秉性，偷吃偷喝偷白相都好开心。有时她甚至觉得，在父亲的体面背后，兴许有着和她一样难以尽述的折中。只是父亲死得太早太不堪，才没有将自己审美背后的缺失与欲求清楚明白地说道给她听。从那些小欢乐里，心萍知道了自己沉重命运背后的纹理，年轻时候看不懂的眉眉角角，现在闲下来细细问切，像凝视煮开的蛤蜊在迸发的瞬间里展露出最脆弱鲜甜的真心。心萍到底看明白生活是怎么回事了，可惜事到如今，命运仍旧没有给她很大的舞台来发挥她的智慧，爱情里也没有给她机会。

但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总是不缺少小快乐的，像丈夫夸赞她买来的便宜胶水里“有水没有胶”，譬如她又嘲笑丈夫胖得没有头颈，像有白胡子的海绵宝宝……两人笑到岔气的瞬间里，密密实实都是日常的温馨，一刀剪不断的扎实。然而，在那些纷繁

的小快乐里，似乎又隐藏着巨大的不安……那是来自于死亡，或者与死亡有关的一切。今天不知道明天，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一切都像是要来不及了。成天的来不及又索性铺展起精致的耐心。当一切的日常度过都只能为数不尽的来不及做一点杯水车薪的准备时，心萍发现自己越发直接、实惠了起来。这就使得她频繁地回忆起往事，因每一次都像最后一次一样严肃、哀伤，这样竟悄然转换了旧年里的悲喜平衡。

到如今，心萍父亲走脱已经快四十年了，就连继母芬芳姆妈离开人世都已经十四年。芬芳姆妈的长寿，就像为守节坐的牢，似乎也说明父亲值得上两个糊涂的女人为他痴心。在接连失去了儿子、丈夫以后，芬芳姆妈连做小的太太都不像，倒像是被心萍领养的远房亲戚，神经兮兮。

芬芳姆妈死前，心萍极不情愿地答应将她和父亲合葬在一起。那天可以说是心萍人生中的一段小高潮。她等这一天等了大半生了，以至于终于看起来什么都得依靠她来亲自决定的时候，身边连个彻

底懂她的人都没有了。那些人……似乎都等不及这一刻就草草死去了。每当心萍想起这一点来就很哀愁，像命里亏欠她的。她总需要一个见证的人，不只是丈夫。她需要一个懂她的人，来旁证她的牺牲与伟大。

在原谅芬芳姆妈的事情上，心萍虽然想过一万次，演过一万次，但每一次都是有观众的。没有观众，也就无所谓煽情。好像一辈子报销，化成纸钱一样万劫不复。心萍最终心软，还是应了老太太最后的愿望。她并不是爱她，也不是可怜她。只是，对这个人的感情强烈到什么都不剩下，唯有以静默来搪塞、忍耐，直至死亡莅临。而那一刻，心萍忽然觉得自己挺伟大的，伟大就是什么事都不让自己顺心。这些事，心萍心里通通透透，却没有练就什么大本事。她就连坚持到底在背后刻薄人都刻薄不长久，只能做做中医院里的张爱玲。

心萍还佯装收下了芬芳姆妈一副不值钱的耳环。

芬芳姆妈说：“还给你，你从小到大，我一

直帮你保管着。再困难时候，我都缝在衣服里面当宝贝，这辈子也算对得起依爹爹姆妈。”跟做戏一样。芬芳姆妈大约也是想这句话想了很久的日子，最后一遍特为要说给她听，也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心萍在医院里工作，生生死死见得多了，并不是所有人断气都能断得很周全。有的人带着千言万语走了，有的人吞下一个人人翘首以盼的机密，但他们外表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大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芬芳姆妈竟有大福气，能在死前把肚子里的话说尽了才合眼，甩手甩得很彻底。芬芳姆妈这一辈子，晚来什么亲人也没有，站在身旁的，只有一个从来没有爱过她的继女……这些年来他们一起熬过的苦日子，互相折磨的不短的岁月，都历历在目。

“真惨，”心萍心里想，“她真作孽。”

芬芳姆妈说：“心萍，原谅我，拖累你那么久，我活得太久了，真是不好意思……”

心萍本来端着一副严肃的脸孔想要当女菩萨，听她在死前突然客气起来，吓死人了。芬芳姆妈好

像早就忘记饿她、气她、作践她时有多好意思了。心萍却忘记不了，是眼前的这一位，将父亲残忍夺去。她来了，一切才不一样的，自己的人生，才被动被篡改。芬芳姆妈停顿了很久，突然又说：“那叫齐齐也原谅我，好吗？”

那前半句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动人心魄。心萍知道，那两颗红宝石，早就被父亲拿到银楼里挖出来换过了，再镶上去的是红玻璃。她不清楚芬芳姆妈是不是晓得这件事，但心萍是晓得的。戒指是亲生姆妈的嫁妆，那就是父亲作为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面对亡妻时的忍心。换出来的钞票，花在了死掉的弟弟身上，打了个巨大的水漂，无声息在黑夜中消亡。那个时候，上海的形势已经乱了，银行尤其紧张，钞票不值钞票，平民百姓每天能领的钱都有限额。挖掉的钻石，有时值得上两年的房钱，有时值得上两张救命的船票。如果弟弟那时候没有病，他们一家人恐怕就去香港了，一生都不会再回来，也就没有了现在的离合与悲欣。

于是那个小男孩的出现与离开，就像是命运